



#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2 年 12 月 6-7 日)

### 1、东亚论坛：东亚区域总体安全的前景

12 月 4 日，东亚论坛网站刊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澳大利亚-日本研究中心及东亚经济研究部门主任希罗·阿姆斯特朗（Shiro Armstrong）的署名文章《东亚区域总体安全的前景》。文章认为，几十年来，东亚和整个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丰富而重叠的经济架构，但当前愈发受到来自地缘政治不信任和中美战略竞争的挑战。作为亚洲经济合作成功基础的多边规则体系还不够强大，无法约束大国在任何时候都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对此，作者建议加强东亚地区的多边规则。优先事项是确保美国继续致力于参与西太平洋地区事务，以帮助限制中国的强硬态度。其次，美国的联盟框架仍然是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但该地区还需要更多经济接触来巩固美国在亚洲规则制定中的权益。最后，一个全面的区域安全框架必须基于经济相互依存、多边主义和分散权力的可竞争市场。作者强调，没有一个国家，应该主宰亚太或印太地区，一个多边化的东亚共同体将会改变亚洲地缘政治。《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的多边化过程为区域合作提供一个组织愿景和模板，其中包括

围绕全面的区域安全议程建立信任、信心和相关机构。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12/04/the-promise-of-comprehensive-regional-security-in-east-asia/>

编译：邵志成

## 2、皇研所：欧盟油价上限能否遏制俄罗斯的侵略？

12月5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俄罗斯与欧亚项目副研究员蒂莫西·阿什（Timothy Ash）的文章《欧盟油价上限能否遏制俄罗斯的侵略？》。文章指出，经过数月的成员国争吵和辩论，欧盟终于同意了一项计划，禁止海运进口俄罗斯石油，并将油价上限设定为60美元/桶。该计划是欧盟内部两种声音博弈的结果：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鹰派鼓吹将石油价格上限降至20-30美元/桶来削减俄罗斯即将转化为军费的能源收入，而匈牙利以及德国、奥地利、法国等较大的俄罗斯能源进口国认为，任何过于激进的市值都将带来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风险，为欧盟成员国带来负担，并打击民众支持乌克兰和反对俄罗斯的政治意愿。双方之所以能够达成共识，是因为对俄制裁的有效性：俄罗斯威胁要通过停止向任何参与油价上限的国家出售石油来进行报复，但也可能是虚张声势。尽管如此，西方就油价上限达成一致的努力依然突显了对俄罗斯等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实施制裁的困难：在政治上，施加制裁的国家需要维持一致；在目标上，制裁必须要保证被制裁的国家受到比

施加制裁的国家更大的损害。制裁并不是灵丹妙药，其意义旨在改变俄罗斯的考量，限制俄罗斯使用“能源牌”的能力。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12/will-eu-oil-price-cap-limit-russian-aggression>

编译：李星原

### 3、皇研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分析（CBAM）

12月5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了访问学者西尔维娅·维科（Silvia Weko）及高级研究员玛丽安·施奈德-佩辛格（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的文章《气候变化下全球贸易的未来》。文章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定位、各方态度及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文章将CBAM定位为碳市场机制中的碳泄漏补偿机制，旨在通过对特定进口产品征收碳税以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各方反应，文章指出，一方面，欧盟内部认为CBAM有利于在推动欧盟气候行动的同时推动国际合作与雄心；另一方面，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CBAM不利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并可能造成单边措施与歧视性行为的出现，加剧全球南北方的信任赤字。文章强调，CBAM的价值大小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欧盟在气候变化行动上的国际合法性。未来欧盟还需在保持对美合作、加强金砖国家信心、赢取更多发展中国家支持等方面投入努力，从而以最小的碳泄漏实现脱碳目标。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12/future-global-trade->

changing-climate

编译：蔡依航

#### 4、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乌克兰前亲俄地区的未来

12月2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发布斯洛伐克全球安全智库（Globalsec）副研究员康斯坦丁·斯科金（Konstantin Skorkin）撰写的评论文章《乌克兰前亲俄地区的未来》。文章指出，乌克兰东南部的俄语地区长期是亲俄政党的政治中心，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乌克兰之后很难再出现亲俄政党，乌东南地区将短暂成为乌克兰的“政治空白”地区。两年前，亲俄派政党在乌东南多地赢得立法机构选举，甚至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乌东与乌南地区民调支持俄罗斯的比例也都达到了约50%。但随着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开展，乌东南地区民众对俄态度急转直下。文章指出，2022年以来在俄占区很少有乌克兰政客与俄罗斯进行政治合作，作者认为乌东南反对派之所以亲俄是为了与基辅抗衡以维护自身利益，并非是出于任何意识形态或信仰的原因。乌克兰危机后，多个亲俄政党被取缔，多名亲俄政客被捕或出逃，多名亲俄政客也改变了立场。泽连斯基的人民公仆党可能进入该地区，维塔利·金（Vitaly Kim）等政客也在展露头角。尽管战争迷雾中乌克兰政治的未来轮廓并不清晰，但是亲俄派政党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政治土壤。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88542>

编译：胡宇恺

## 5、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美中冲突升级与韩国半导体产业

12月5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刊登发展中经济体研究所新地区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倍诚（Abe Makoto）的署名文章《美中冲突升级下，韩国尹锡悦政府正在加强半导体产业》。文章指出，韩国新上任的尹锡悦政府虽然在一些经济政策上做出了与前任政府截然不同的方向性转变，但在半导体产业政策上，几乎延续了文在寅政府的“K-半导体战略”，并将这一政策发展为“半导体超级大国战略”。该战略具有四大目标：一是投资支持，即在5年内进行超过34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产业投资。二是人力资源开发，拟在10年内培养逾15万的半导体产业人才。三是确保系统半导体的领先技术，目标是将全球份额从目前的3%提高到2030年的10%。四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材料、部件和设备生态系统，并在2030年将自给率从目前的30%提高到50%。但这一战略拟定不久，美国商务部便宣布对中国进行严格的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韩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或出口到中国的半导体被大量纳入美国公司的供应链，这冲击了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且韩国政府和企业夹在美中之间的局面可能暂时会持续下去。

<https://www.jiia.or.jp/research-report/korean-peninsula-fy2022-04.html>

编译：陈子懿

## 6、东亚论坛：东亚国家应共筑区域总体安全

12月4日，东亚论坛发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希罗·阿姆斯特朗（Shiro Armstrong）撰写的评论文章《东亚地区地区总体安全的前景》。文章指出，虽然各个东亚国家都十分推崇综合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总体安全观，但东亚地区的总体安全目前仍受到许多挑战。首先，以对华竞争为名，美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补贴与经济制裁，这些措施也波及了许多东亚国家。其次，当前的大国竞争形势也逼迫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选边站”。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应该将东亚各国所推崇的总体安全推升至地区层面。首先，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离不开美国的长期关注与参与，但同时，东亚各国也应阻止美国在对华关系中诉诸遏制、“脱钩”等零和博弈方法。其次，东亚各国应该以1976年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模板签署一个全新的合作条约，以重申对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并为今后的总体安全、和平与合作建立制度基础。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12/05/the-promise-of-comprehensive-regional-security-in-east-asia-2/>

编译：高隆绪

## 7、企业研究所：欧盟正逐步陷入贸易保护主义误区

12月3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常驻研究员达利博尔·罗哈克（Dalibor Rohac）撰写的评论文章《欧盟和美国正陷入

保护主义》。作者提出，欧盟为与美国竞争，正在陷入贸易保护主义漩涡。近期，美欧争论焦点集中在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支持美国本土电动汽车制造业的相关条款上。由于法案为本土制造商提供了巨额补贴，欧洲制造商在美国市场中处于明显劣势地位。为回击美国的贸易保护举措，法德两国呼吁欧盟采取相同贸易保护措施、提升欧洲企业竞争力。受欧洲一体化进程频繁受阻、全球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法德为首的欧盟国家似乎已经放弃了《里斯本战略》和《欧洲2020战略》中曾经设想的结构性改革，而是试图利用简单的补贴政策挽救面临巨大困境的欧洲企业。作者认为，出台欧洲版《通胀削减法案》将造成三重危机。一是打击欧洲国家对全球市场的信心。二是由于电动汽车行业的特性，尝试通过补贴来巩固现有制造商的地位可能导致欧洲企业彻底失去技术优势。三是法德就电动汽车产业补贴达成的共识反映了欧洲国家日趋明显的保护主义态度。同时，这也不利于美欧建立基于开放和规则的伙伴关系，反而将致使美欧贸易关系恶化。作者总结认为，一旦民族主义和狭隘的产业政策形成惯例，将对欧洲造成更大冲击。

<https://www.aei.org/op-eds/the-eu-and-america-are-sliding-into-protectionism/>

编译：范诗雨

## 8、东亚论坛：欧盟复杂决策机制导致其对台态度模糊

12月6日，东亚论坛发布巴黎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戴维·卡姆鲁克斯（David Camroux）和博士研究生王伯爵（Earl Wang）撰写的评论文章《欧洲体制复杂性和欧盟-中国台湾关系》。文章指出，欧盟多层治理和多方协同的体制设计使得外交决策存在模糊性，并能根据不同需要以不同方式解释其“一个中国”政策。2019年以来欧盟对华态度出现范式转变，应对中国挑战的需要和其与台湾地区密切的经贸联系使得欧盟日益强调深化与台湾地区的多领域关系。欧盟和欧洲国家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更多将其作为“话术”而在实际执行中回避直接表态。近年来欧洲议会议员、欧盟成员国议员和政府高官频频访台，欧洲议会多次就中国人权、“一国两制”、对台“政治”合作、台海局势等问题通过干涉性决议，欧盟成员国也热衷于在保持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同时加强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然而今年9月，欧盟情报与态势中心主任何塞·卡西米罗·莫尔加多最终取消了访台的计划，显示出欧盟-台湾地区关系仍因“一个中国”政策而存在局限性，并表明欧盟仍希望在大陆与台湾区间取得平衡。总体来看，欧盟外交决策的复杂性允许不同参与方采取不同对台方式，其中立法部门在深化与台“政治”往来上更为积极，但欧盟仍回避直接外交承认。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12/06/european-institutional-complexities-and-eu-taiwan-relations/>

编译：王一诺



## 9、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新时期欧中关系走向

11月25日，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发表了对哥本哈根商学院中国政策项目主任谢尔德·埃里克·布罗德斯加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赫雷罗（Alicia Garcia-Herrero）、波兰华沙社会科学与人文学大学亚洲研究系主任马辛·雅各比（Marcin Jacoby）等人的访谈文章《欧中关系调查：二十大之后的欧中关系》。专家们对未来欧中关系发展的看法可总结为以下五点：第一，战略制定上，欧盟与中国的接触应更多聚焦于短期和具体的收益，因为双方的长期目标或有分歧。第二，外交上，中国目前倾向于加强中欧领导人间的个人关系，国与国间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和欧盟整体机制的关系似乎并非其考量。第三，欧盟应保持谨慎务实、高度统一的立场而避免单独和中国展开合作。第四，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中航天技术官僚快速崛起，或将推动其专注于技术发展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五，政策着重点上，中国尤其强调通过技术革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技术领域或成为影响中欧关系的一大重点。

<https://merics.org/en/opinion/eu-china-opinion-pool-eu-china-relations-after-party-congress>

编译：张彦赫

## 10、国家利益：波兰导弹危机后共和党发出局势升级的警告

11月21日，国家利益网站发布其国家安全记者马克·埃皮斯科波斯（Mark Episkopos）撰写的评论文章《波兰导弹危机后共和党发出局势升级的警告》。文章指出，共和党在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后，借波乌边境事件再次点燃了美国国内就对乌支持范围的辩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事发后迅速指责俄罗斯应为此次袭击负责，但西方国家领导人并没有第一时间抨击俄罗斯。波兰导弹危机自此成为第一个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引起轰动的涉乌事件，并且逐渐成为“新右派”（保守民粹主义人物）的主要讨论对象。参众两院中支持拜登政府乌克兰政策的共和党议员此前坚称共和党内的乌克兰政策怀疑论者是边缘少数派。不过，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于11月17日提出一项审计对乌援助资金的议案。然而，众议院中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拜登政府的乌克兰战略发起挑战，还有待观察。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gop-figures-warn-escalation-after-polish-missile-crisis-205916>

编译：储浩翔

## 11、《国家利益》：内塔尼亚胡新政府面临严峻挑战

12月3日，《国家利益》网站发布以色列前国防军领土政府活动协调员（COGAT）埃坦·探戈（Eitan Dangoth）撰写的评论文章《内塔尼亚胡能否威慑伊朗并与沙特缓和关

系?》。文章认为，内塔尼亚胡组建新政府后，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内塔尼亚胡政府需要应对约旦河西岸持续不断的有组织及无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其次，新政府还需要处理阿以社区内失控的枪支供应问题。第三，以色列还需要处理其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关系。除了以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色列新政府还需要考虑美国对其发出的信号，即华盛顿期待更多参与到约旦河西岸事务，推动地区局势缓和。美国的态度也导致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约旦和埃及，密切关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政策选择。这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是艰难的决定，特别是他能否改变在约旦河西岸的强硬姿态，并缓和与拜登民主党政府的关系。对内塔尼亚胡来说，维系与美国的政治与军事同盟仍是至关重要的，这将有助于其继续对冲伊朗的核威慑，并继续推进与逊尼派大国沙特的关系改善进程。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an-netanyahu-deter-iran-and-make-peace-saudi-arabia-205965>

编译：储浩翔

编译：高隆绪、范诗雨、陈子懿、王一诺、储浩翔、张彦赫、邵志成、李星原、蔡依航、胡宇恺

审稿：姚锦祥、苏艳婷、许馨匀